

## 烟火

◎李国献(河南舞钢)

## 串亲戚

◎张慧琴(河南舞钢)

过罢年该串亲戚了,不由又想起小时候的情景。

那时候过年真热闹,三十初一吃罢四大顿,磕头拜年要了糖块核桃压岁钱,初二又该串亲戚,天天兴奋得不得了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自行车极少,串亲戚大多是步行或拉平车。新媳妇头一年回娘家,生产队可以给安排马车,派个大把式赶车,车上铺着被子,有同路趁车的,提前约好,坐满满一大车人。长鞭一甩啪啪响,高头大马昂首阔步,引来一路羡慕的目光。

我姥姥家是延津县马庄乡水口村的,姥姥姥爷在我们出生前就不在了,我们从小就说走舅家。舅家离我们八里地,要过两条河和两道丘陵。父亲拉着平车,母亲抱着小孩儿坐车上,我们大点儿的孩子扶着车帮跟着走。那时候的冬天冷,河上的冰很厚,大车小车都从冰上过,弟弟拿炸炮在冰上放,崩个小白坑,也崩不透冰。我们拉着手滑过去,不舍得走,还要再滑两圈。过沙岗时,车轮陷进沙土

里,除了不会走的小孩儿,剩下的人一起推车,喊着“一二三,过难关”,把车推过沙土滩。到好路上,我和姐姐轮流替换父亲拉车。有人推车,感觉也不沉,拉着车就跑起来,母亲喊着“慢点慢点”,我们根本刹不住车,被父亲换下来,一路说说笑笑,不知不觉八里地就到了。

到大舅家放下礼物,就跟着母亲去拜年。姥爷弟兄七个,舅舅十多个,拜年跑半条街,我们要的核桃糖块和酒枣,大兜满来小兜流,妯子们还在往怀里塞。母亲和回娘家串亲戚的姨们碰到一起,那个亲热劲简直没法说。该吃午饭了,年还没拜完,表哥表姐一趟趟催着回家吃饭。

回到大舅家,大妯子立马把熬得香喷喷的大烩菜一碗一碗端上桌,就着喧腾腾的白蒸馍,吃一碗,真得劲!上世纪70年代末,大舅家出租碗笼,生活条件好些了,春节就给我们做整桌丰盛的席面,我吃得撑了还停不下筷。

吃过饭,大妯子择一部分礼,再

给我们回几个枣花馍。母亲和舅舅大妯子唠家常,我和表姐妹摆核桃玩。大人没说完,小孩没玩够,父亲催着回家了。大妯子送了又送,我们和表姐妹拉着手依依不舍。

小时候感觉过年串亲戚是最幸福的事,雪再大,路再滑,这事也不能缺。在来往串亲戚中建立了深厚的感情,一段时间不见就想念,直到现在每次回娘家都要去舅舅家。

随着时代的发展,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,孩子们宁肯坐在家看电视玩手机,也不愿去串亲戚。串亲戚的年轻人开着小轿车,后备厢装满礼物,像送快递一样,半天跑好几家,不吃饭不待客,河南到河北——两省。总觉得缺点年味,少点亲情。亲戚亲戚,越走越亲,长期不来往,你不盼,他不想,慢慢感情就淡薄了。

中国是礼仪之邦,春节串亲戚是传统习俗。别怕麻烦,逢年过节多走动,一起吃吃饭、喝杯酒、唠唠家常,让亲情这根纽带越走越牢固。

癸卯年的春节值得纪念。疫情管控解除了,亲人可以团聚了,烟火也回归节日,年味更浓了。除夕晚上刚丢碗,孙女就催促下楼放烟火。点一支烟花,夜空里滚动着一串串的圆,而后隐藏在夜幕中。孙女银铃般的笑声推着烟花燃烧化作的祥云飘得很远很远,把我的思绪拽到了那个打着时代烙印的童年。

上世纪60年代,我们那代人过年玩烟火与现在的玩法大不相同。烟火不用花钱买,都是自己动手制作的,玩起来粗犷豪放,别有一番滋味。离正月十五还有些时日,小伙伴们就争先恐后地与生产队的车把式套近乎,讨要“抹车布”。那时候,生产队的铁脚牛车没有轴承,车轭直接套在车轴上。车把式要定期用“打键墩儿”把车架顶起来,卸下车脚给车轭和车轴除尘打油,以便减少摩擦力使牛拉车更顺脚。那个给车轭、车轴擦拭尘土的布就叫“抹车布”,一身油渍,是最好的烟火材料。找来的“抹车布”皱巴巴、黑乎乎、臭烘烘的,但我们把它当作宝贝收藏起来。

到了正月十五晚上,月亮刚露出圆脸,小伙伴们就不约而同带着扎好的“抹车布”来到村头的麦田里玩烟火。一手牵着绳索,点着“抹车布”甩开臂膀使劲舞,夜空中瞬间亮起了许许多多大小不同的光环,把麦田照得如同白昼,真是“东风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”。

邻村的小伙伴们也在村头燃起了烟火,呐喊着和我们唱“对台戏”。只见不远处的夜空中闪烁着大大小小的光环,忽明忽暗,不断地变换着姿态。一会儿是“四方连续”,一会儿是“单独纹样”。汇成一片花海,与夜空中的繁星遥相呼应,分不清哪里是天,哪里是地,仿佛每个人都漂浮在太空中。

我们这边的队友也不甘示弱,使出浑身解数,把手中的烟火舞得“嗡嗡”响,不断变换新花样。有的舞出一个“金钟罩顶”,有的舞出一个“金甲护身”,有的酷似哪吒的风火轮,有的宛若甘宁的流星锤。小伙伴们用“抹车布”舞出了乡下人简而不凡的民风,仿佛手中的绳索把整个星空都舞转了,站不稳的“流星”一头栽入麦丛中,皎洁的圆月也扒开纱帘,看得如痴如醉。喧闹声和烟火的呼啸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。一会儿,小伙伴们便甩掉棉衣,挥汗如雨。一个“抹车布”燃尽了,再换上下一个,只要烟火不熄,火龙就翻腾不止。直到更残漏尽,小伙伴们才披上棉衣意犹未尽地返回家中。

放烟火是一项传统的祈福、娱乐活动,在民间传承了上千年,从当初的驱鬼避邪到现在的佳节助兴,成为寻常百姓过年的一个符号。尽管各个时期的载体和形式不同,但都把团团圆圆、红红火火的美好愿望写在了新年的扉页上。



## 那年元宵看花灯

◎杜光松(河南平顶山)

“正月十五看花灯,走马灯转不停,鲤鱼灯摇尾巴,兔子灯耀眼明,金灯银灯五彩灯,一盏一盏数不清……”元宵将至,忽然想起那年看花灯的往事,人山人海,“银烛影中明月下,相逢俱是踏灯人”。

那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,我参加工作来到平顶山,由于单位春节不放假无法回老家,不免有些郁闷。可很快我就高兴了,因为刚过了大年初六,建设路市平声影剧院到老市委门口,矿工路平顶山商场至云霄宾馆一带,一盏盏灯笼高高挂,一座座彩车搭起来,一年一度的花灯盛会来了。

为了方便人们观灯,元宵节那天傍晚,交警把这几个路段都封了,只准进入,不准进车。郊区的农民骑着摩托、开着拖拉机过来,一律把车停在附近的路边,甚是壮观。那时的天很冷,人也穷,但心情却是乐呵的。

大街上,人群涌动,比肩接踵,男女老少俱欢颜。看那彩车花灯,造型各异,龙灯、鸟灯、金鱼灯、老虎灯、观音送子灯应有尽有,让人目不暇接。这边是龟兔赛跑灯,小白兔竖着耳朵忽闪着大眼睛,很是得意;大乌龟仰着头,慢慢爬行一点也不着急。那边是西天取经灯,师徒四人栩栩如生,唐僧跨在白龙马上双目微闭,猴哥肩扛金箍棒脚

踏祥云,八戒袒胸露乳憨态可掬,沙师弟挑着担子低眉顺目。更妙的是,这些花灯中间还有座椅,不停播放着欢快的音乐,引得小孩子们争相去坐。

这些彩车花灯,大多是矿上那些有钱的企业做的,上边还写着某某单位向全市人民拜年。

在料峭的寒风中,飘荡着欢悦的叫卖声。卖冰糖葫芦的背着稻草秸捆扎的长竿子,上面插满了一串串沾着糖霜的红山楂,很是惹眼。卖棉花糖、膨香酥、花米团的小贩也在人群中穿梭,专拣人多的地方去。而那卖气球的更是张扬,几十个五颜六色的气球吹大了,用手牵着细细的绳子,在头顶招摇。

闹元宵的主角是人和灯。元宵是新年第一轮满月的良宵,在几千年的传统里,咱们的先人何尝不喜欢喧闹一场。

“火树银花合,星桥铁锁开。暗尘随马去,明月逐人来。”苏味道的《正月十五夜》描绘了初唐的洛阳城里,元宵夜灯月辉映、游人如织的欢乐情景。“上路笙歌满,春城漏刻长。游人多昼日,明月让灯光。”王维的《奉和圣制十五夜然灯继以酺宴应制》,展示了盛唐的长安城,欢度新春的元宵夜游人比白天多、灯光比月亮明的太平盛世。“东风

夜放花千树,更吹落,星如雨。宝马雕车香满路。凤箫声动,玉壶光转,一夜鱼龙舞。”辛弃疾的《青玉案·元夕》,更是写出了偏安一隅的南宋,在元宵时节依旧安然享受的奢华生活。

“去年元夜时,花市灯如昼。月上柳梢头,人约黄昏后。”元宵节之夜,因为灯火,又多了一些欢喜浪漫。这些年来,不知什么原因,过年不让放鞭炮,花灯也不见了,年味越来越淡。而今年,久违的鞭炮声重又响起,花灯不知何时再能相见。我常常想起这座城市曾经的花灯,它的光芒照亮我的记忆。“元宵牵着年离去”,元宵节一过,年就真正画上了句号。这最后的狂欢落幕之后,人们奔向新的一年,开始新的耕耘与收获。

